小峴山人詩文集

小峴山人續文集目錄

卷之一

卷之二

記

碑

墓表

小峴山人續文集卷一

無錫秦瀛遂撰

一

○奏廣東事宜摺

奏爲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臣伏查廣東一省瀕臨巨海東西綿亘三千餘里盜匪不靖出沒重洋橫肆剽劫始猶僅劫商船比年且至登岸始猶遠在高廉一帶焚掠村莊上年則虎門所屬且有盜艘闖入地方文武平時既無防範盜艘猝至張皇失措及其既去泄泄如故海上大股盜匪如鄭一烏石二總兵竇永貴等連䑸接艦聲勢甚張此外

小股匪船尙難指屈其內地則順德香山新會三縣上年屢有內盜肆劫之案臣 前於臬司任內務加訪察係鶴山會匪梁修平案內逸犯馮觀積及開平盜案內逸犯李英芳為之渠魁此二犯蹤跡詭秘實與海盜勾結不捕則出而為患捕之急則遁入海中其它零星匪徒亦正不少臣 在廣東年餘所見督撫或議發兵出海勦捕或議防守口岸所謂勦捕者經費既有不敷兵力亦有不足即造船配兵出海而統兵之將大率以風色不順及修理遭風船隻藉詞遷延不得已出海亦暫詣島嶼不敢與盜即與盜遇盜情狡黠揚帆先遁而以一二

被擄商船委之官兵兵船見而擒獲即以真盜報不復
追贓械送省城問供定罪誅戮者幾無虛日而盜匪之
不靖自若夫統領將弁者提督乃黜一孫全謀而魏大
斌即孫全謀之續再黜一魏大斌而繼魏大斌者又恐
未必非魏大斌之續　臣愚以爲勦捕之法一曰討軍實
沿海地方設立水師水師廢弛則將餉虛縻廣東情形
輒以置辦船艘儲備糗糧經費不足爲慮今海盜猖獗
既非尋常辦盜之法所能集事自須厚集兵力以期有
濟近閱抄報知粵省洋鹽兩商踴躍捐輸業蒙
聖旨俞允是勦捕之資已較寬裕惟恐經手之員尚有

假漁遺姦之將仍復驕惰是立法痛懲仍恐有名無實虛責成督臣吳熊光嚴定章程統爲經理俾賞用悉歸實濟毋得委任所屬復致虛糜捕務可斯振作矣一曰樹聲威盜黨繁夥耆于偵探若非我兵先聲足以讋人則盜已從而輕我古人用兵以虛運實以寡勝衆疑鬼疑神自操勝算臣擬兵行之日督撫宜坐堂皇將士擐甲待命舉觴勸飲諭以大義如有功而歸開轅行賞不用命者殺無赦不獨官弁感激思奮而盜亦聞風震惕氣無假斯事必有成一曰戒虛飾方舟師在洋擒捕盜匪真假豈能預必但一存邀功討好之念勢必以假爲

眞大吏喜其獲盜交地方官迎合文致粧點獄辭追至讞成多失其實殺愈多而盜愈熾卽或誤拏之案偶經上司平反亦每以獲盜爲重不復深咎益無顧忌嗣後惟有督飭舟師務須拏獲大夥眞盜勿僅以一拏塞責勿經以民命圖賞審訊者于嚴明之中寓愼重之旨總期眞盜弋獲毋縱毋枉此亦感召天和之一端也所謂防守口岸者沿海多設礮臺原爲守禦之用然口岸多而汛兵少一經調撥倍覺空虛卽未調撥而無兵之處盜船遥可乘間抵隙直入內港卽設有礮臺處所該管鎭將平日漫無約束或竟無人防守且聞盜至率先避

匪惠潮兩屬屢有失事者以此內地不逞之徒或勾引洋盜或自行焚劫各縣雖設有巡船船少不能禦盜且爲盜資臣在任時聞順德之容奇桂洲兩鄉進士胡鳴鸞等添設巡船壯丁自爲守禦盜不敢犯并時有擒獲解省臣面加獎諭並徧給告示令順德各鄉暨香山新會民人俱仿行之人多奉命又保甲一法僅成虛名且縱令胥役訛索反成厲政嘉慶五年間臣於署浙江藩司時曾隨前撫臣阮元於寧台溫三屬捐貲派員辦理不使擾民漸有成效前年臣到廣東亦曾見議款內及此特奉行不力未見施爲從來有實心斯有實政欲行

保甲團練必須處民上者素有相親相愛之意百姓服從則一號令而民無不應廣東吏治不講民與官有日離之勢臣以爲嚴防守必先澄吏治澄吏治必先固民心一曰清訟獄粤民好訟大小案件勿論虛實地方官宜依限審結頻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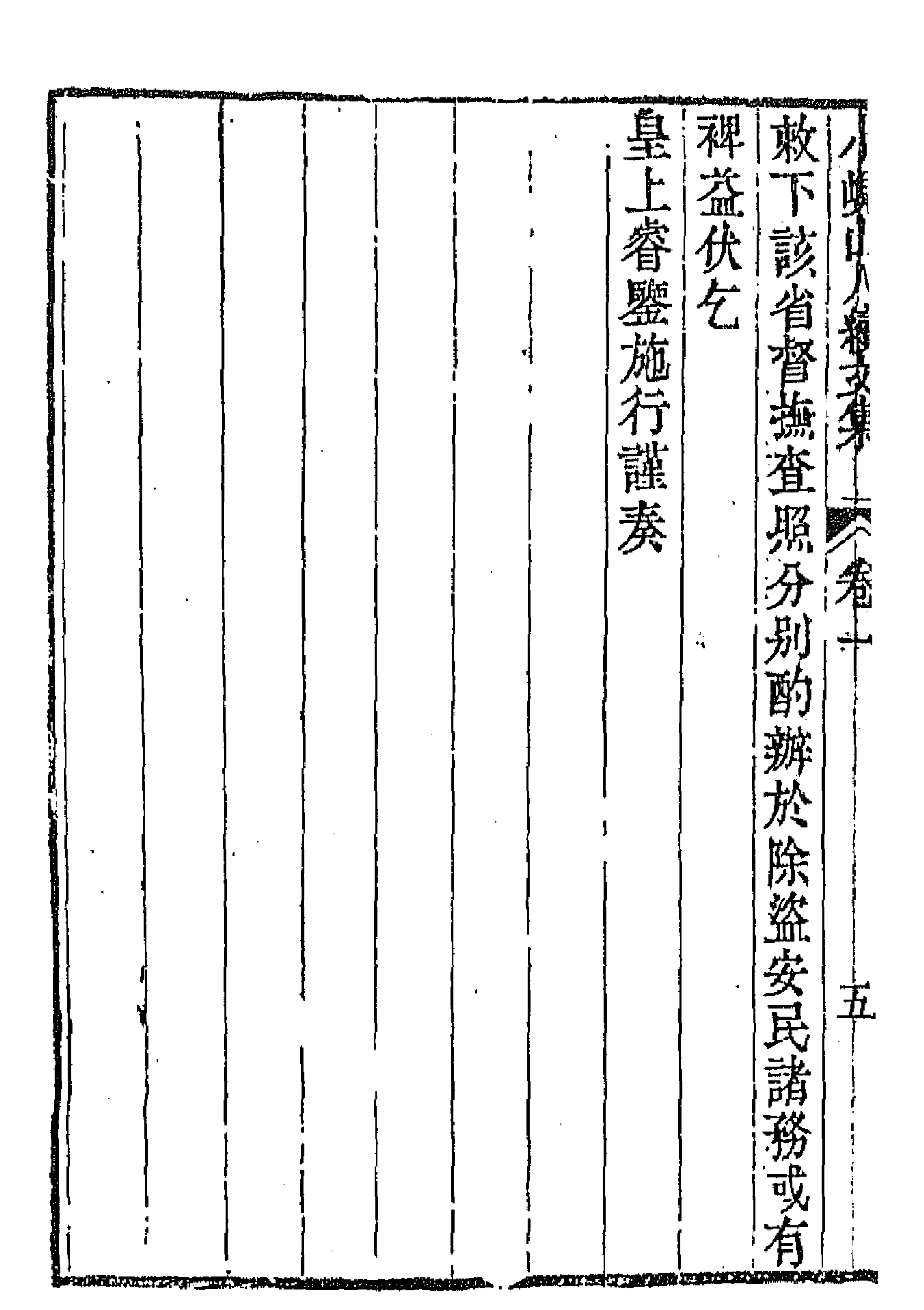
諭旨嚴飭尙多沈擱殆由案之初起遲延不辦土棍訟師從而把持遂至供情屢易莫可窮究惟有督飭州縣遇有一案即清一案務洗慵惰偏私之積習秉公審理縱未必能盡持讞獄之平而百姓可諒其無他壓牘既免堆積奸猾亦無從售其欺矣一曰抑冗濫六計上廉

近海州縣有緝盜解犯之費尤宜撙節庶不致虧倉庫而累閭閻乃一令到任即有薦幕友家人者多人坐食勢不能復為廉吏廣東幕友又輒多索厚修高其聲價臣接見屬員屢示訓飭其風未息至雜職武弁惟利是圖武弁稍授以權用為耳目即挾制文員而雜職差委過多亦滋擾累惟有嚴幕友家人耗食之禁杜雜職武弁需索之漸俾州縣崇尚廉節公事亦無虞牽制矣一曰懲蠹猾。地方官不能不用胥役而不可為胥役用。胥役熟悉地方情形。官用胥役。胥役即能用官。而轉不為官用。迨至串同官親家屬肆為民害官懵然罔覺及其

既覺羽翼已成輒付之無可奈何上官聞而查拏輒以其人才能辦盜曲爲開脫殊不知廣東胥役且有暗通盜匪會匪收受陋規者此尤不可不嚴加懲創者也三者既舉而吏治澄吏治澄而民心固于以舉行保甲團練無不可使之民即無不可行之法衆志成城守禦有資矣以臣愚陋曾任臬司竊思勉圖整頓而或絀于事權或限于上司同僚之掣肘今叨列卿寺倘冀以芻蕘一得之言稍備

採擇以上所陳合無仰懇

皇上



勅下該省督撫查照分別酌辦於除盜安民諸務或有
裨益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奏

陳請休致摺

奏為瀝陳衰病情形懇
恩休致仰祈
聖鑒事竊臣江介庸愚才疎學淺由舉人於乾隆四十一年
召試一等
特授內閣中書迄今服官三十五年仰蒙
聖恩拔擢外歷藩臬內躋卿貳前歲於刑部右侍郎任內以事鐫級上年復荷
殊恩不次錄用陟副臺長洊佐貢卿尋

命兼攝西曹繼仍移授今職自維被知

聖朝

恩施逾量捐縻頂踵未足云酬刑部事務較繁輒愧才

謂有限智慮不殫毫無補於

盛世祥刑之治而賦質雖憨於樗櫟矢誠尙勉夫桑楡

方思策勵駘駑以少効涓埃於萬一無如齒垂衰暮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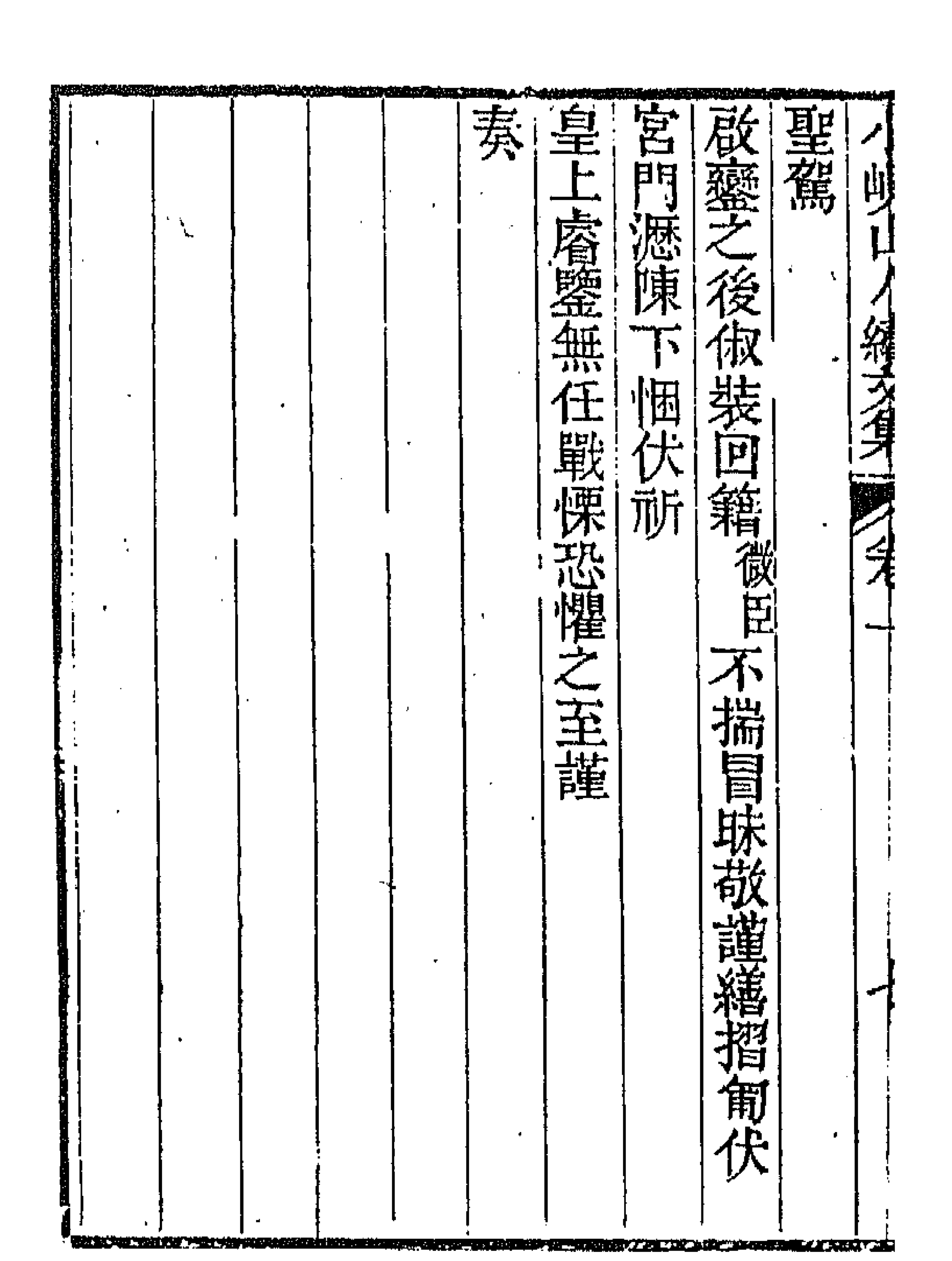
疾遽嬰本年八月初旬緣感伏暑並冒風邪兩眼紅腫

迨茲日久雖外患稍減而目光受爍已深殊形恍惚每

逢

奏事之日聽鼓趨

朝行走諸多未便閱看稾案亦覺模糊兼以驟患耳鳴
漸致失聽臣犬馬餘年情殷戀
主而佐理部務深懼悞公鰥職辜負
厚恩捫衷循省寢饋不寧猥以臣年居六十有八精力
已耗惟有仰求
皇上天恩卽
賜開缺
准臣休致以安臣分而重職守自後有生之年感沐
高厚靡有旣極如蒙
俞允容俟來歲三月十八日恭送



聖駕

啟鑾之後俶裝回籍微臣不揣冒昧敬謹繕摺備伏

宮門瀝陳下悃伏祈

皇上睿鑒無任戰慄恐懼之至謹

奏

回籍謝　恩摺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本月初四日內閣奉
上諭刑部侍郎秦瀛奏見因目疾懇請休致一摺秦瀛
供職有年小心謹慎前在外任官聲亦好今因感冒風
邪染患目疾一時未能痊愈即具奏懇請開缺尚屬以
公事爲重著加恩准其開缺調理於明春送駕後起程
回籍伊目疾係因外感所致猶易醫治俟調理就痊後
仍著來京另候簡用欽此竊臣猥維疏賤渥被

恩私中外服官洊躋卿貳涓埃未効時切兢慚茲以染

患目疾未能就痊深懼曠瘝悞公敬瀝私忱籲求

恩准開缺並以年近七旬懇

賜休致方慮冒塵

聖聽戰慄恐惶乃荷

仁慈俯軫微軀

許令於明春恭送

聖駕

啓鑾之後回籍調理捫衷循省已屬跼蹐難安復以陋

賦性迂謹

獎勵逾分臣 自問策名以來感沐
厚恩毫無寸長足錄白髮侵尋虛叨知遇
聖主不遽休棄尚欲
煦陽和於朽株
施鞭策於駑驥
諭令旋里後醫治痊愈仍著來京恭候
簡用聞
命自
天酬
恩靡他臣 自後犬馬餘年若能仰邀

覆幬視聽無恙即當趨赴

闕廷重申瞻戀曷敢偷安林壑自外

生成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敬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太極圖說

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自有而謂之無太極本無極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無而謂之有無極而太極也夫天不言而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所以宰乎是物者理也伏羲以一畫開天而文王周公因之以作易周子以太極說易而作圖說并著通書以明太極之理即以明易之理其爲言也該精粗巨細本末內外而統之以誠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道無方無體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以主靜立人極聖人之道一天之道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先聖所爲作易以垂教天

下萬世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周子本之以爲圖者也近人朱竹垞毛西河並斥其說以爲出於道家者流西河詆之尤力竹垞謂太極圖乃方士修鍊之術陳摶受之呂嵒呂嵒受之鍾離鍾離得其說於伯陽伯陽聞其旨於河上公不知此皆道家傅會之說不足信周子嘗以太極圖授程子程子未言誤以授朱子始大爲發明竹垞謂二程子並未及周子之門而受其學則又謬戾之甚者矣道家多宗老氏而周子之學實與老氏迥別朱子荅陸子靜書曰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其旨極明至河圖洛書傳自邵子實

耳集亦謂出於陳摶种放許堅范諤昌劉牧而後儒多疑其僞余以爲知來之故聖賢自有此種學問中庸言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天道卽天命子貢自與聞一貫已得性道之傳而邵子從千百年後更取圖書以闡先聖之秘正足與大易象數相輔而行而亦飭洪範衍疇之旨此皇極經世之所爲作也

〇主靜說

主靜之說始於宋儒或以爲近於禪余竊非之太虛本靜也而日月星辰風雨露雷以動之至於山川鳥獸草木蟲魚無所不覆即無所不生無非動也而所以宰之者至靜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發時睹聞俱泯而天地萬物之理畢具故能發而中節若釋氏靜坐觀空已失其中之本體無所爲中又何所爲節此吾儒之主靜視釋氏之靜坐判然殊途故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以主靜立人極也惟靜故虛虛者心之體惟靜能專專者心之

用有體有用者聖人也有體無用者釋氏也然惟釋氏之學於本體已差故不能施之於事爲即以心性言之釋氏但言明心見性以斬了然於生死之際而孔子則曰未知生焉知死孟子則曰存心養性以事天夭壽不貳脩身以俟命聖賢學問脚踏實地宋儒周程張朱確能見到而不徒爲口耳之學此所以能紹千古之絕業與

九天說

爾雅有四時天名毛傳謂天有五號淮南子呂氏春秋及揚子太元俱有九天之說然各隨其時事方位以立名非用以推步也至朱子語類謂天有九重近裏漸緩在外愈緊今歷說九重天論者謂實本於此蓋九重之說以天與恒星七燿所行之遲速爲差愈下則愈遲愈高則愈速今以左旋論之最下爲太陰一日不及天十三度有奇其行最遲故居九次爲金次爲水附日而行或遲或疾均一日一周而視日爲稍緩水又視金爲稍緩故辰星居八太白居七太陽則一日一周無餘欠一

月始不及天三十度故居六日之上爲熒惑二月差三十度其行之速倍於日故居五又上爲歲星十二月差三十度比火更倍故居四又上爲塡星積二十八月始不及天三十度視木尤速故居三二十八宿附天而行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過一度視七政爲尤速故居二至最上之宗動天廼一氣運行羣動之宗無星轉動帶二十八宿諸星自東而西所謂天行健故居一要之天與恒星七曜皆左旋而速莫速於宗動天若以七政恒星與之較無一非右旋者王充所謂兩船同行速者如進遲者疑退雲月相薄異行如進月北疑

退張子所謂處其中順之少遲則反右是也但右旋之

中又分遲速故有九重之分

九州說

九州之名肇自上古春秋命歷序謂人皇氏分九州神農始立地形甄度四海祭法亦謂共工氏霸九州然其詳則不可考矣淮南地形訓迺謂東南神州正南次州西南戎州正西弇州正中冀州西南台州正北濟州東北薄州正東陽州河圖括地象及隋書北狄之制大同小異周禮賈疏曰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至黃帝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此與史記所載騶衍之說同爲荒唐不可信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以愚論之自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爲九州九州之名其來已久而古書

之存者少後儒之論日多愈以不決禹平水土作禹貢距舜居攝未久而舜乃分爲十二州至夏而稱九牧商稱九圍則又并爲九矣禹畫之而舜分之舜分之而禹又合之何也爾雅九州有幽雍而無青梁職方九州有幽并而無徐梁雍舜典肇十有二州不載州名孔安國以爾雅齊曰營州而謂舜時亦有營州以職方幽并山川在禹冀州之域而謂舜時分置幽并無他證據封十有二山不載山名孔安國但言封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鎮孔疏蔡傳皆引職方爲解則舜時以何爲徐梁營之山鎮耶

幽州孔疏云舜流共工在治水前于時未作十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書史據後定言之閻璩四書舜地非之謂當流共工時此地已名幽州卽今密雲縣是括地志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故老傳云舜流共工於幽州居此城其地狹及後舉十有二州取顓頊北至於幽陵帝堯北方曰幽都之幽以名所分冀州東北地卽今順天府迤東廣寧衛以西地是幽州其地廣大抵帝王疆置名必相沿舜立州名合因於右璩言甚覈今山海關外廣寧府醫無閭山卽舜封十有二山之一是爲北鎮余嘗過之謁北鎮廟廟

中參右碑碣

、論尊德性道問學

尊德性道問學二者不可偏廢或以象山爲尊德性朱子爲道問學說始元儒吳澄前人已非之而朱子嘗自謂於道問學上做工夫居多蓋恐學者高談性命涉於空虛欲其由博而反諸約也孔子言五十而知天命與門弟子則罕言之論語言性但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而四教則曰文行忠信雅言則曰詩書執禮不及性命之學子貢與聞一貫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文章卽性道之發見處故孔子又曰文不在茲惟以下學上達

指示學者顏淵喟然一歎曰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中庸首言天次言性而知仁勇為三達德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為五達道因知勉行擇善固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盡人之事孟子道性善戰國時告子之徒好言性入於岐塗故為之反覆辨說而其言存心養性殀壽不貳脩身以俟方懼人之墮入異端而為之親切指示且論四端則曰仁義禮知言不動心則曰知言養氣言天爵則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言良知良能則原本事親敬長無一語涉於空虛此孔孟真傳聖賢之所以為教也宋周程張朱講明心性太極圖說及道書正

蒙等書惟闡義藴而朱子但以道問學自居殆亦以象山之學已近於禪用以是語爲鍼砭而其學固非俗儒記誦辭章之習不知尊德性也集註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其說甚明鵝湖義利之辨朱子稱之象山兄弟晩年頗自悔其誤故朱子寄之以詩有舊學商量新知涵養之語姚江作晩年定論顧謂朱子悟前說之非至以爲自誑誑人罪不勝贖此姚江之過寧化雷氏鋐嘗著論辨之乃近世談漢學者又指斥朱子大學集註虛靈不昧句爲禪學不知下文明云具衆理而應萬事此豈禪學乎謂釋格物章一旦豁然貫

通句爲禪學殊不知上文明云窮致事物之理表裏精粗無不到以求至乎其極此豈禪學乎休寧戴震謂朱子之學多本老釋復其初三字出於蒙莊渾然二字見於內典如此之類不一而足然則孔子言無爲而治不近於老子乎無爲自治之說乎予欲無言不近於釋氏掃除語言文字之說乎昔之攻朱子者借陸學以攻朱子今之攻朱子者又借漢學以攻朱子要皆朱子所不與也

論性善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性本善故曰相近而習則有不善故曰相遠惟上知粹然至善不爲習所移惟下愚一爲習所移遂終身入於不善而不復能還其固有之善故孔子又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孔子言此正以上知不可得而望人勿爲下愚之歸也孟子慮人之自暴自棄故直揭性善之旨以示人其與告子公都子辨之詳矣初非與孔子所言稍有隔閡也惟人平旦之氣不能無旦晝之牿亡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又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

可與有爲也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存之則爲聖賢不能存而自暴自棄而去之則爲下愚危言悚論祗望人擴充四端涵養其仁義禮智之德以復其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之本體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此之謂也此孔孟言性之旨也

或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何與曰堯舜生知之聖欽明文思安安堯之德也濬哲文明溫恭克讓舜之德也至於湯武則惟恐爲習所移而必自新其德明善而復其初故盤

盂刀劍有銘仲虺有誥太公有敬勝怠勝之箴皆反之之事也及其至湯武與堯舜同功或曰桀紂蹻跖性亦善與余曰今試有桀紂蹻跖於此而斥之曰爾桀紂也爾蹻跖也其人必艴然怒此其性之所以善也惟染於習則遂爲桀紂之暴蹻跖之凶而下愚不移矣孟子以前言性專指人言湯誥曰惟皇降衷下民烝民之詩曰天生烝民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曰下民曰烝民曰民皆言人也故曰惟人爲萬物之靈又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至宋儒言性兼言人物始有氣質之說殆欲窮極夫陰陽生人生物之太原

而別其同異兼言物而人益伸乎物之上兼言質而理益伸乎質之上以爲非是則其實不著而其言亦未爲詳備後儒或泥氣質之說疑與孔孟言性之旨反有隔閡則是自生葛藤支離轇轕而不可通矣董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習能移人人方童稚而已慮其少成若性是以先王脩道之教即有以豫爲之防孔子曰上知不移而大賢如顏子猶告以克已復禮惟能克去已私而復於禮斯能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一間未達又記

溫太眞論

人臣不幸當社稷有難以身殉之義也若其忠義激發知勇俱奮手除逆賊俾社稷危而復安其功不更偉歟是非蓋代豪傑莫之能也吾上下數千年得三人在晉曰溫太眞嶠在唐曰西平王李晟在明曰王文成守仁皆仗義勤王而克有成功者也而溫太眞之所處尤難方庾亮之徵蘇峻也郗鑒爭之不聽太眞欲將兵入衛又不聽迨蘇峻既反放兵渡江庾亮奔北京城失守當是時晉幾亡矣微太眞孰能倡義勤王乎以陶侃之忠勤擁强兵據上游憤庾亮之猜忌亦睥睨而不前也非

太眞其孰能致之旣除蘇峻功成不居退身歸藩不幸旋卒江州士女相顧泣下此又其惠澤在人如羊祜之於襄陽故能入人之深如是也夫太眞之聞京師失陷號慟感激洒泣登舟豈自料必能有成哉忠義所激誓不與賊俱生天且弗違之矣太眞與西平並以功名終惟文成當宸濠未擒已入讒閒迨平南昌復爲江彬所甚世宗入繼大統桂萼忌之有僞學之禁旣殁而蔭贈不行黃綰爭之不悟論世者又可慨然於其世矣

○李鄴侯論

神僊之說儒者所不道漢尚黃老留侯始托圯上老人之言繼假辟穀之術多近於荒怪然跡其少年爲韓報仇擊始皇於博浪沙中何其勇也一擊不中亡命下邳始皇求之不獲卒之佐漢高以定天下韓彭並受菹戮蕭何亦嘗受辱而留侯獨自托於赤松以免又何智歟李鄴侯尤好言神僊史稱其以鬼怪之說詭道求榮此正不然鄴侯初被元宗知遇爲楊國忠所忌遯跡名山自同石隱迨肅宗卽位靈武以山人宣召調護太子功在社稷卒不免李輔國之擠代宗德宗間與元載常袞

皆不相中鄴侯才智絕人議論縱橫輙能悟主忌者雖
衆詆斥其好言鬼怪而不能摭拾他過肆其讒譖蓋由
鄴侯假託神僊有以自全其所處視留侯爲尤難而其
明哲保身之智則一非果惑溺邪說如後世方士之言
求不死服金石也顏平原忠義大節見害於李希烈世
傳其有尸解之事此不足信邵子見富鄭公丹訣一册
授之曰去一大病邵子之識遠矣明季黃石齋先生授
命時世亦傳其尸解蓋由石齋平日爲詩好作僊語故
傅會及之亦邵子之所斥也邵子言易主象數而其學
甚正爲二程子所篤服東都事畧入之隱逸與种放常

秋並稱何與

○秦廷珪傳

秦廷珪字廷喜無錫人少時爲諸生有文名貢太學崇禎甲申三月思宗殉社稷江南擁立福王除廷珪爲長沙縣縣丞江南亡唐王稱號閩之福州三楚猶隸閩督師何騰蛟鎭長沙而華亭章曠以右僉都御史撫偏沅時烽煙蔽江湖湘震動會曠入見督 遇廷珪曰君固無錫秦君耶出即延見廷珪待以殊禮并咨保禦之策廷珪條陳事宜詞色忼慨曠頗用其言葢廷珪爲諸生時嘗與曠同邸舍曠所爲制舉文經廷珪甲乙曠故熟知廷珪云無何改長沙府教授曠以廷珪才檄知善化

縣事縣故刑弊又多故廷珪揃循其民民甚德之順治四年

大清兵破長沙騰蛟奔衡州廷珪欲從之不及乃避居長沙府西南之關山沖闕三月聞湖南悉平憮然曰願留髮以死遂與其二女赴水死時順治四年七月十八日也僕鄒義爲具衣冠殯廷珪於山寺中廷珪長子鏡方自江南重趼走省既至見廷珪歿撫棺慟哭於是年九月二十四日亦死越康熙三年廷珪幼子銑始至長沙御廷珪及鏡父子匶以歸廷珪余遠祖行也其殉節在城破後地荒僻世無傳其事者乾隆乙巳余偕族人

蝌家譜見舊譜中載廷珪全節關山沖具識死之年月日而事蹟不具繼訪之廷珪後人見顧脩遠宸所爲忠孝傳較家譜稍具本末宸與廷珪同時其言可信而傳中不載殉節月日家譜又不載二女同赴水事余故就家譜及忠孝傳所紀參酌而爲之傳銑扶櫬歸時長沙縣所給文書今尚存其家

○光祿寺卿雲林伊君家傳

光祿寺卿伊君雲林没於揚州官廨子揚州太守秉綬不遠數千里寓書於余請爲君家傳余向官京師嘗識君於從兄漪園齋中太守君又與余習素聞君清德長行不可無傳君姓伊氏名朝棟初名恒瓚字用侯號雲林寧化人官順昌縣訓導耿逆之變僞將軍徇寧化被縶不屈名某者君曾祖也祖某父某皆績學不遇君幼嗜學即爲其鄉雷翠庭先生所器君自見翠庭先生靜存動察言笑必於禮乾隆二十四年舉於鄉既丁外艱毁瘠過性家雖貧謝交游奔競毋在或不能具飯佐以

敝自登賢書逾十年始成進士官刑部主事時諸城劉文正公方總部事心重君將特薦而文正没尋丁內憂哀毁一如喪父時漳浦蔡文恭公往臨其喪歎爲純孝服闋再補刑部主事君心慈而言訥不能與時俯仰敝車羸馬人多匿笑之而遇事意有不可必力爭之司不得則爭之堂上官雖牴牾不顧歷本部員外郎郎中擢浙江道監察御史轉掌浙江道遷戶科給事中擢光祿寺少卿遷通政使司參議再遷鴻臚寺卿大理寺少卿光祿寺卿君自御史不數年洊躋卿寺皆由朝廷特擢君感激知遇每

召見屢有陳奏尋以病告會太守君方爲部主事許在京就養無何太守君出守惠州迎到官屬歸善匪徒陳亞本者謀不軌太守君密請提督發兵不允君令太守君以計擒其魁而博羅陳爛屐四者又將爲亂總督某公至太守君又請某公發兵提督誑某公以分謗不發兵如故請益力激某公怒劾戍軍臺將行而君心不平以粤東搆亂皆由提標兵草疏將上之而以疏稾示當道遽摘疏中空詞飛劾有旨落職究問會某公自裁代者至既廉得其實獄以平反奏入還君官而太守君得免戍閱二年太守君捐復

原官授揚州府知府適大水淮揚之民流離載道太守君在揚處脂不潤理災政一以實皆君教也卒時年七十有九生平工於詩又務窮經於毛鄭諸家皆能通其義著有雲林詩稿若干卷南窗叢記八卷

論曰閩自李文貞蔡文勤兩公皆宗程朱昌明正學而雷翠庭先生繼之君承學於先生故所得者最正生平務實踐謙和恬素粹然盎然雖立朝無赫赫之譽而教其子以成其名施之於事固無媿焉士大夫廉隅不立子弟無所師法至縣行敗名而不恤如君者又可多得乎哉

兵部車駕司主事蔣君東橋傳

余友張姚君成通經術儻蕩尚氣節每為余論其友之博學有行者必曰東橋東橋云東橋姓蔣氏諱師瀹字菉劉一字晦之東橋其號仁和人六歲喪母擗踊如成人少穎異為文數千言立就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屢躓場屋乃一致力於詩古文辭其鄉先輩杭先生世駿驚為昌黎復生乾隆四十四年始舉本省鄉試第一逾年聯捷成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人皆榮之君尋謝病歸嘗掌教三衢書院士之遊其門者皆得所指授越四年始來京師散館改部主事掣工部曹務填委同官方

務趨兢君入直落落然涼而精力於職無廢事歸則閉戸著書門庭蕭寂祿入不足以供僦屋餬秣之費一切不以置意又閱四年授兵部武庫司主事時阿文成公方惣理兵部推重君君累上書於公言事然竟十年不遷一階以主事終其間嘗一爲順天鄉試同考官一爲福建副考官頗有得人之目卽見遺者亦爲頌君衡文之公有以是聞於

高宗純皇帝者加獎諭焉近來主闈試者前後推張姚君與君二人而君長於記問在兵部久能默識積年案牘部事皆倚以辦而君值主稾稾定輒爲它人持以陳

堂上官君退然不勝而遇事伉慨則倔强無所撓惟以
屈於主事無所設施以沒論者惜之生平著有漢書疏
證一百卷水經注解四十卷毛詩精義二十卷杭郡選
舉錄四卷阮嗣宗詠懷詩註四卷敦艮堂詩古文集十
卷東橋劄記四卷君之子庶吉士詩能繼其家學嘉慶
十年冬相見於京師持河間紀文達所作墓誌示余請
爲君傳余嘗因張姚君以識君不可無言爰俯述梗概
以應吉士之請

論曰士不讀書。無以立志。不立志。無以任事。東橋讀古
人書著述等身可謂有志之君子矣顧位卑無事業可

見而世之人其能讀書不必如東橋志不立而處高位
錄錄無所短長者正不乏人也是東橋之可傳固在此
不在彼與

孝節臧君和貴傳

余與武進臧君庸名久矣嘉慶十年冬始相見於京師其容戚然叩之則方有弟和貴之喪閱日持孝節錄示余乞爲之傳夫私傳非古也且和貴之沒既有大興相國朱公傳之宛平嚴君可均又爲作別傳復何待余言臧君曰嚴君言方今能爲古文者大興相國及子鄉先生秦公也庸既得相國文益以得鄉先生之言爲重乃勉爲之傳和貴姓臧氏名禮堂以字行武進人自其高祖琳以䆠治經名於時父繼宏隱居不仕生子四長即庸和貴其叔子也庸學於盧學士文弨和貴師事庸皆

能析窮精義於漢儒訓詁聲音之學無不通儀徵阮侍郎元督學及開府於浙招庸兄弟總校經籍纂詁并校勘十三經侍郎極推重和貴和貴性孝友事親必盡其誠疾痛疴癢調護靡不至父沒奉其母起居寢饋悉躬親作孺子慕閱記傳孝子孝女孝婦事盡錄之凡數百卷庸出外郵書有不當和貴意者輒移書讓庸庸之南海又反覆千言勸庸親在毋遠遊至世兢稱其刲股療疾事尚不足為和貴重也和貴年僅三十沒於家其所著錄具別傳中鄉人私謚之曰孝節烏虖脩短有數而賢者夭折不肖者轉得永其年豈天道果茫茫不可知

耶否耶且世有號稱通儒而考其內行或不免於背戾者視和貴何如耶余於世六十餘年骨肉多戚兄弟五人早喪其二作和貴傳爲累欷者久之夫人於在原之痛仰恒人猶不能忘其哀況和貴耶宜庸之拳拳往復而尚有待於余言也

安彙占家傳

吾邑自楊文靖講學東林前明如顧高諸君子類皆篤信程朱講求義理性命之旨近百年來漢儒訓詁之學盛於時緐是著述家爭主張許叔重鄭康成之書邑之以經師稱者後先相望如安君彙占亦其人與彙占名吉號古琴無錫人析隷金匱明南京吏部主事贈光祿少卿我素先生其七世祖也父經德生彙占甫四歲後世父經傳稍長事其所後母及本生父母俱至孝年二十三補博士弟子員家貧刻苦力學即以窮經爲務讀書揭伏生原篇闢晉梅賾宋姚方興之僞造割裂讀禮

每惜儀禮不列五經、而力辨小戴記中之偽、經年三十三舉於鄉以春秋冠其儕副主試翁公方綱故北方學者極推重之屢應禮部試不遇五十後以親老絕意進取杜門撰述所學益大進彙占師事余嘗與余論韻學指斥叶韻之非、謂韻有古今、古無不可通之韻、無所用叶、於顧寧人毛西河之外、別有心得、作韻徵又讀夏小正攷夏時正古經之會通、辨偽經之附會、惜是書僅刻一卷其他書亦多未刻余未及見而彙占沒矣嘉慶十六年余歸自京師方修縣志每與彙占商榷而彙占僻處遠鄉不獲與其與余書輒不滿宋儒集注此近時

宗漢學者之病特甚畢力於章句訓詁之中白首不倦
又何可得哉曩古嘗刻我素先生天全堂集復刋安氏
詩觶行於世其所著尚有十二山人藁若干卷卒時年
六十七

射洪秦貞女傳

貞女姓秦氏四川射洪人父永清幼字遂寧田殿焜後永清官江南通州分司通判貞女既長道遠愆嫁期嘉慶四年殿焜年二十有四始以母命就婚江南舟至重慶過銅鑼峽舟壞溺水死貞女聞訃哀泣欲以死殉家人護之得不死則願以身歸於田顧貞女少喪母祖母撫之年老愛憐甚不令遽歸嘉慶十年祖母歿隨父還蜀道經銅鑼峽舟中泣祭畢將投江又爲家人驚救不能死既歸堅請於父以嘉慶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歸於田時貞女已三十餘歲矣殿焜兄殿炳有子後焉遂

寧張問陶稔其事書之以爲唐李翺所書高愍女楊烈婦事不是過也射洪之彖與余同祖淮海貞女從兄爲成在京師以余嘗爲文辭又樂道人貞節事丐余文傳貞女夫未嫁守節歸震川氏以爲過余嘗於海寧曹烈女墓志中辨之今殿焜以就婚江南道死死甚慘貞女求死不得卒能全其身以明其志其尤可矜憾也生爲立傳或謂於義法未合然如貞女者可不亟爲之傳以風勵當世哉

○秦孝女傳

秦孝女者名素貞余族弟作霖女性貞淑舉止端雅家貧勤女紅以佐父母薪水及笄父母爲擇配女不欲願終事兩親大母朱年八十餘久臥病女終日在側扶持抑搔無倦容會父病劇女奉湯藥衣不解帶避其母卻屢刲股肉和藥以進夜則焚香籲天誓以身代而父竟不起女拊膺大慟嘔血數升又恐驚大母不使知惟日夜飲泣逾三日歛畢血湧不止乃告其母曰兒今從父地下母善事大母母過傷卽所以慰吾父也復語其妹以善事母逾日而歿時嘉慶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也年

二十有三夫刲股療疾或者病之以爲近於傷生非中庸之道況孝女在室願終身不嫁以養親於父之疾刲股者再卒不能活其父而以身殉其行若其事係殆所謂可已而不已者然余以爲中庸之道惟聖人能之賢智卽不免有過中之行天性之漓也人倫之際多有不可已而已者不可已而已視可已而不已相去爲何如耶孝女之事一出於天性之不容已而寧爲過中之行以爲人之所難能雖聖人猶將許之矣爲之傳不可使世無聞焉

。與桐鄉令李立山書

立山足下僕家居無事偶閱足下崇實堂雜著至命之理微說蓋闡論語集注之義而及於某公被戮之事言其微時先見於術者之言謂不克善終足下乃反復推論之夫術者之言有驗有不驗其驗者貧富貴賤死生壽夭遲遲徵應不爽由是近世士大夫皆好言命僕以爲命者天之所命有理焉有數焉存心養性所以事天殀壽不貳修身以竢所以立命也而命之在天固有不可彊者跖蹻之盜而考終夷齊之賢而餓死命也漢武帝之喜功而李廣卒不封侯光武之好士而伏波竟以

讒死亦命也然而聖人罕言命者以爲言命則人事廢蓋人有禍有福宜禍宜福者理也爲禍爲福者數也惟君子得福爲恒而小人得福爲幸吾不以小人之得福而爲小人也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吾不以君子之得禍而不爲君子也易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亦曉人以居易俟命之理使之不疑于所行能安于所履耳某公官巡撫貪墨甚著卒之家產籍沒身遭慘戮皆其自取即如近日當軸者某驕橫欺慢納賄作威僕早知其必敗不待術者之推算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固君子之所懼也

尊著引安溪立命之旨、而申其說僕又因足下之說而窮極其理、吾輩不能知命、立命。亦當安命。庶無戾乎聖賢惠廸從逆之意云爾。

◦復臧在東書

日前奉書鹿鹿未報所枉疏又爲門者所誤悵悵僕以衰病乞休竊謂於進退之義自審有素非矯激也李習之言近代以來爲學者以鈔集爲科第之資入仕者以容和爲富貴之路足下布衣短褐躬學古知道其人其文俱以古人爲師宜不屑趨謁達官況今之所謂達官者不特無道德可重亦并無勢利可趨足下書中云云尙不免重視今之達官耳讀尊著蔡氏月令章句敘爲中郎辨究甚善惟中郎被辟稱疾時董卓必欲致中郎進退之際宜以死殉方是不降不辱卓爲漢賊聞其誅

而歎雖非同逆亦過矣。中郎之惓惓於漢祀。危素之惓惓於元史。史可不作。而身固不可辱也。中州文獻考是著述之大者。僕嘗聞吾鄉顧復初先生所纂河南通志最爲善本。與通政有是書否。淵如聞僕告歸之舉。必稱善也。此復。并候不宣。

與小泗弟書

知縣爲親民之官臨川又劇縣也比年以來宰是縣者多以百姓告訐被劾獲譴而今以弟承其乏以至劇之縣當撫獘之後尤稱難治弟講求於治術者有年其必能以廉平之政治其民而臨川之民之受治於弟也蓋必矣夫世之爲吏者大都貪冒無恥朝夕所營惟知有利而已利與義相反害與利相因但知有利必悖乎義悖乎義而但知有利利之所在害即隨之弟於義利之介辨之旣審於利害之際揣之必熟吾特慮析義之學未精而利害之見太明也何也天下之事固有不利於已

而利於民者。苟利於民。右之人往往不顧已之利害而為之。以為已雖不利。而義存乎是也。義存乎是。卽上司以利害怵之而不能動。苟非然者。見為有害。雖利於民。而有所避而不為。且有時見小利。誤認為義。以為有利無害而為之。卒之失其利而反至於有害。無他。利害之見。太明。而析。義。未。精也。舉世碌碌。鮮可與道此者。惟弟熟思而審處焉

。與李許齋書

許齋執事。僕曩官京師。執事成進士。或告余曰某名士。僕心識之。而未相識。比備兵浙東。以甲寅有監試之役。而執事以孝豐令。爲同考官。榜發。謁余行館。僕與談浙中吏治得失。執事樸遬無文。而言論可采。始知執事習吏事。有別於世俗浮華之士。既而僕權司臬。德淸令張士楹遷海防同知。德淸素號難治。大府商所以代之者。僕舉執事。遂移德淸。而僕適調杭嘉湖道。執事爲所屬。戊午大計。以執事薦。又移平湖。平湖視德淸尤難治。縣令多以百姓許告罷官。而執事治行甚著。未幾遷處

州郡丞、調乍防、而僕去浙、乙丑僕自粵臬、擢浙江布政使、入　覲、道嘉興、執事已為太守、送至王江涇而別、是年冬僕留京師、執事亦尋丁內憂、越壬申僕自京師告歸、而執事除汀州守、便道過僕、別後書問不絕、每述閩中吏疵民病、求所以致治之道、不四五年備兵汀漳、龍遷臬使、又嘗以便道過僕、不半年且擢布政使、蓋
朝廷知執事深、即將用執事為巡撫、僕當為執事賀、而顧鰓鰓然有所致慮於執事者、何也。方今治道叢脞。有整頓之名。無整頓之實。為大吏者。位、愈高則、持祿保位之、念、愈甚。任、愈重、則、瞻顧、趨避、之見、愈深。夫天下之治。

不外用人行政賢者當用有所瞻顧則知其賢而不能用不肖者當去有所瞻顧則知其不肖而不敢去利當興有所瞻顧則知其爲利而不能興弊當革有所瞻顧則知其爲弊而不敢革有賢而不能用則賢者皆退有不肖而不敢去則不肖者皆進有利而不能興則百姓不獲受其福有弊而不敢革則百姓益以被其患此非知之明而見之審不可也賢不肖不易知不肖而貌爲賢者尤不易知我廉介而飾廉介以嘗我我剛直而假剛直以欺我利弊不易審似利而實弊尤不易審同一利或私未興而弊已隨同一弊或弊雖革而弊更甚是

惟知之明見之審而後行之以果絕去其持祿保位之念一無所瞻顧趨避賢者亟用之用一賢而衆賢有所勸不肖者亟去之去一不肖而衆不肖有所畏利無不興務使有利而無弊弊無不革務使無弊而兼有利此治道所以蒸蒸日上而執事所以報知遇之隆也僕無似輒用獻其狂瞽惟執事亮詧不宣

○與倪醒吾元坦書

前在雲間未得晤言徒殷馳企承示曹劉二曲集輯畧及上學使書論心性之學似欲合程朱陸王爲一愚謂程朱固孔孟眞傳陸王亦聖賢一路人而學術則不能無別蓋朱子揭居敬窮理躬行實踐之旨以教人其便殿奏劄且以窮理告其君理具於心心至虛而萬事萬物之理畢具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特猶是心而不能無人欲之私以雜之遂有人心道心之分是非加存養省察之功不克去私欲而存天理故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曰存其心養其性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

養無物不消又引孔子之言曰操則存舍則亡而要之以求放心若謂性即理也語大直捷不能無弊朱子有觀心說於危微精一操存舍亡之理辨之最析而謂釋氏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以口齕口以目視目後儒言陸王之學者殆不免此病方今士大夫沉溺於名利之場人欲衡決天理絕滅正坐日誦聖賢之書不知居敬窮理躬行實踐耳有世教之責者且先詔以禮義廉恥孝弟忠信切實爲下學功夫而無暇高談心性竊謂其要尤在乎知恥孔子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今人廉隅不立幾於無有恥心此可爲世道人心之

懼也。姚江事功，無可訾議，而學術分途，自與朱子有別。至後人以陸子為尊德性，朱子為道問學，黃梨洲已闢其說。不足深辨。二曲友於顧亭林，亭林謂明之亡，亡於心學，言殊過當。而當時已有謂二曲行高而學未純者。僅少壯時磊落倘氣。負經世之志。與時多忤。白首歸田。於理學一無所解。因來書及之。敢貢其愚。不宣。

尹河南先生集序

古今來文字之傳與不傳。視乎其文。而其間亦有幸不幸焉。李習之之文、亞於昌黎、而文之傳於今者僅一十八卷、河南先生之文、范文正稱其辭約理精、歐陽公銘先生墓、亦稱其文簡而有法、而今人但知有歐陽公之文、鮮有道及河南先生者、即當時文正序其文嘗索而類之、亦無刋本、傳於後世、烏虖、古君子不遇於時、而文字之顯晦、亦有數存。是可慨已。長洲陳君貞白治古文酷嗜先生文、因取世所傳抄本、並家藏本及它氏所藏本採輯校正、凡二十七卷、閱數年而後卒業、將刻之以

廣其傳而屬余序之余讀先生文高簡質實誠有如范
歐陽之所稱者質與文互勝而質乃文之幹質有餘者
不受飾文之至者辭不繁如冶金錫必麁礦去而光潤
生其先生之文與夫北宋古文之學倡自柳仲塗最者
余嘗序仲塗文矣仲塗之為古文在穆伯長之先而先
生亦實先於歐陽公伯長之文不必似仲塗歐陽公之
文亦不必同於先生惟師友之間同為古文而文不必
同猶之習之學於昌黎而文未嘗襲昌黎此所以為古
人之文也今人則不然各師一家而不能自勝其异乎
已者輒訾謷之而文之真不存焉王漁洋尚書跋先生

集僅有抄本貞白學優而位卑年五十餘尚困於下僚顧自先生沒閱七百餘年而貞白獨刻先生集以傳顯晦固有時。亦不可謂非先生之幸也已。

淸芬樓文集序

余少時及見鄉前輩顧復初祭酒以經學膺薦舉被
殊遇一時稱稽古之榮而祭酒與人說經必推荊溪任
釣臺先生先生年六十餘始以雍正癸卯成進士入翰
林直
上書房最久乾隆初歷官宗人府府丞以卒者儒碩學
受知
兩朝方祭酒舉經學時先生已沒
高宗純皇帝詔書中猶舉先生名以示海內其見重於
當宁者如是宜祭酒之服膺先生而稱述弗置也先生

學古知道沈潛載籍極深而研諸幾由博而返之約六經各有箋疏尤深於三禮生平著述錄入欽定四庫全書而刊布流行於世惟所爲古文辭未有傳者蓋先生在時桐城方氏臨川李氏方並以古文名先生稍後出或爲所揜然原本經術義蘊深厚其言皆粹然儒者之言而非世俗詞章之學徒爭勝於文字間者所可幾及先生文既無刊本沒七十餘年而今英冢宰煦齋甫以其先文莊嘗出先生之門從其孫恭得所謂淸芬樓集者錄存四卷而鋟諸板於是先生之文始出此冢宰私淑之誠爲人所難余以鄉里後進不及見

先生而猶幸得讀其文獨惜祭酒文集余四十二歲時
其孫嘗屬余删定而遽沒後人寥落其本遂無有取而
刻之者此余序先生集而不禁爲之三歎也

小羅浮草堂詩鈔序

有明嶺海多詩人倡之者孫仲衍黃庸之而歐陽黎區諸家並稱雅音其後陳獨漉梁藥亭程石臞尤以詩雄而王說作陳喬生王震生伍鐵山輩皆出乎其間新城尚書謂粵東人才最盛者以此近日稱詩者順德黎二樵張葯房兄弟然諸君子雖產嶺海多在廣州數百里間要未有拔起於窮荒僻遠之區獨以其詩鳴才情橫騖別樹幟于諸君子之外者則如欽州馮君魚山是已始予以乾隆丁酉與武進黃仲則遇魚山於京師憫忠寺僧房既魚山官翰林改刑部主事時相過從迨嘉慶

甲子司臬粵東魚山方與宋翰林芷灣同在羊城主講席時海上多盜嚮余日佐大府辦治簿書塡委而暇則輒與兩君賦詩魚山投贈之作尤多比余擢藩浙江芷灣已先入都獨魚山偕梁生炅輩十數人祖予於花田并繪珠江戀別圖各賦古今體詩以贈予爲把酒欷歔而魚山以乙丑二月殁矣越四年戊辰炅持魚山小羅浮草堂詩鈔謁余京邸而屬芷灣乞余序之會予充知貢舉有事禮闈遂攜其詩入闈甄綜刪定存若干卷或謂魚山才大詩稍雜宜少存之余目爲魚山學旣宏文嘗遊五岳周歷邊塞廣搜金石其詩瓌怪奇特盤鬱崒

律夫豈屑斤斤焉絜短長于聲調衡工拙于字句云乎哉明自仲衍以下其詩具見於明詩綜梁陳諸君子之詩則新城咸感舊集多所收錄余方擬採粤東近人詩鈔掇成編而喜魚山全帙𡠀能彙而刻之予又得論定而序其首脩魚山雖没予與茌灣讀其集猶想見魚山伉論詩掀髯撫掌悅于詩中遇之也

周希甫詩序

余交楚南詩人曰周半帆孫石溪唐陶山而最久故者莫如周君希甫希甫曩官中書余與同在內閣京師讌游之勝輒與希甫偕談諧酬酢靡間寒暑嗣後余先出外自浙江移臬楚南而希甫甫以同知權守思州楚與黔接壤余以詩寄之秖一通問而余告歸閱四年余入爲京尹希甫以擢大定守奏部檄至無何遽别又閱四年而希甫又至則已以事罷官余方鹿鹿有官事希甫偃蹇不得志過從者再皆無與於文酒之樂如是者又閱三年余謝政里居希甫適來江南枉臨敝廬先投余

以詩而並以其詩稾徵余序余未及爲而希甫歿希甫爲人伉爽有智略累典大郡能於其職邅迴困踣未究厥用而其生平骯髒抑塞之氣與夫仕宦所經山川險隘一一見之於詩其爲詩也取材既富選言必醇無纖佻之習無鄙倍之語楚南多詩人其孰有逾於希甫者歟先是半帆石溪相繼淹没而今希甫又亡陶山官閩海遠在數千里外音問凋絕未得取希甫之詩共相訂定而陶山之詩早付剞劂石溪亦有刊本惟半帆詩極工而其稾厄於水世之人少知之者今余序希甫之詩而以其稾亟還其子鳴鸞兄弟梓而傳之希甫可以無

憾雖然希甫之志其所欲傳者不獨詩而僅以詩傳抑亦可悲也已

。祇平居士集序

祇平居士文集浙江嘉興王先生元啟所著先生字宋賢別號祇平居士舉乾隆辛未進士歷福建將樂知縣未幾以誣罷去蓋先生在將樂僅三月耳然其居官多惠政歲饑賑濟平糶有漢良吏之風而聽訟尤公而明會新令將至民爭就公決曲直至竟日夜迨曉去任而後已其服公恩信者雖受刑責亦甘之既去而民思之不置蓋誠心之所感者深矣夫爲政如先生上官宜加褒獎薦擢顧任其受誣不爲申雪以傷億萬赤子之心是誠何意乎 國家分土授官慎簡守令爲大吏者徒

媕婀肅同私其所愛憎而不以民之公論爲實至天下難得之賢。今甫下車而旋去。此余所以讀先生之文。念先生之不得行其志。而爲之歎息也。以先生之賢。卽使其文屬辭不盡工。猶將傳之。以俟後之考覽而尋繹。況其義法之正。文詞之美。爲當代作者所不能過哉。余觀先生文近歸太僕。太僕令長興以被讒去位。猶未至若先生之促。太僕翺翔仕路。猶得遷閒曹以終其視先生何如也。先生學博奧。尤深於易而善言禮。沒後二十有六年。其子某以所刻遺集丏余序。因著先生治行之大畧而論之如此。先生會試出余族父果亭先生之門。時

有國士之目余少時嘗聞之族父云

張皋文文集序

文章之士多浮華而不根故其爲言也亦汎濫而寡當其眞能立言者則不然蓋言有其所以立惟不苟于人者斯毋苟于言是其人必服習仁義涵泳道德志足以與事學足以致務而後施之於言斟酌而有條理剴切而有根柢非徒華其文漫其辭而已武進張君皋文拔起孤露卓然能爲古文辭嘗訪余于杭州時皋文久困禮部試未通籍也余見其所爲文原本六經而取法于韓氏歐陽氏兩家因篤服之其友惲子居方爲江山令亦時時爲余道皋文之文已而皋文別去遂成進士官

翰林不復相見而皋文沒皋文受知于大興朱文正其爲庶吉士及留館職皆繇文正特奏皋文時有所規切于文正文正不能用而其言則可存已見于子居所爲墓志其文則楊子某嘗及皋文之門彙而輯之皋文有言文章末也文固不足以盡皋文然皋文學古人之學爲古人之文榮于古者虐于今即令假以年壽而賢如文正亦第以文章之士目之皋文之所以立其言者恐亦未能見之于用而其文之僅存固已犄然不屑苟同于流俗則即言以窺其人而皋文之爲人可知已皋文沒而余序其文爲當世惜不獨爲皋文惜也聞子居將

來京師當以吾序示之

陸以寧詩序

余少爲諸生時識陸君以寧於稠人中貌白皙頎然而長然未有過從之雅聞其能詩而亦未見其所爲詩也比余官京師久而以寧始舉京兆又久而余以婦病屬以寧治之始與之習而以寧以其詩示余時以寧年逾五十余亦年四十六七矣以寧雖漸老而詞氣頗壯每招之飲酒罷議論古今人物及治亂得失之故方寸間隱隱嶽嶽似不欲僅以詩名而其詩風格清迥似其鄉先進謝皆人儲氾雲一輩人亦固非世俗之號稱能詩者所可及無何余之浙江與以寧別逾兩年而以寧遠

沒其子念祖嘗持以寧詩稿至杭州乞余序余未有以應迄今嘉慶戊辰念祖來京師將彙以寧前後詩刻之復申前請余覆讀之其前刻采山堂詩尚少年之作而續入者亦不足盡以寧詩葢其遺佚而散亡者多矣然即是編所存亦足以覘其大槩而以寧墓木已拱僅得想像其聲音笑貌於篇什間爲之序輒惘然者久之

心止居詩文集序

山陰楊君六士家武進於余爲同郡余年四十餘始識君於歷下相與論詩甚洽既而余再入京六士適成進士官比部過從尤數余每歲有隨

蹕之役六士亦輒從遂多贈答之什無何余外擢備兵浙東而六士遽歿六士淵源忠孝俶儻宏達熟讀諸史善持論於古今人物事變每見之於其詩所爲樂府人擬之李西涯尤篤於朋舊有至性六士沒其友多悲之不置子紹文能世其家學既哀六士之詩刻之并附以駢體文而丐余序烏虖人之生有盡。惟託於詩文者可

以無窮。余自少壯以來。儕輩中齒之少於余而後先淪謝者。不知凡幾。六士其一也。今距六士之沒已十六七年其謦欬言笑不可復追而詩文獨幸存於世然則六士雖沒而不沒者自在也世之能爲詩文連蹇以死而無後人爲之掇拾遂與糞土俱盡者又可勝紀耶

。臧在東文集序

武進有玉林臧先生者、通經學古、著書甚具、越今百餘年而得在東、在東承其家學、屏去俗好、不屑蹈常襲故、以合於時、而獨與其弟禮堂、皆潛心漢儒之學、禮堂歿、在東泫然心傷、丐余爲文傳之、逾數年在東在京師、余方約其歸江南、同修無錫金匱縣志、而在東亦遽歿、學者去聖既遠。百家衆說。紛如聚訟。苟擇焉不精。則說經而經愈亡。近世宗漢學者。目未窺程朱之書。輒觝排宋儒。呶呶不已。當亦漢儒所不與也。在東之學固主張許叔重鄭康成諸儒、而其與阮侍郎芸臺書云、程朱於孔門躬

行之學爲近。是其言於宋儒不爲無見。余官侍郎時在東常與往還、一日其鄉人惲子居過余、余邀在東同集余邸、其議論有合有不合、而要以古人爲歸、蓋子居爲鄭清時之甥、而在東學於清時、又皆與張皋文友、殆其師友之授受切劘有相類者、在東沒、而其子某、持拜經堂集乞余序、余故序其文而牽連書之

葉白湖詩藁序

必之至精者發而爲詩詩本性情淵源三百蓋其言必原乎喜怒哀樂之實周乎天地事物之變而先王乃緣之以爲興觀羣怨之教是惟己之性情足與人之性情相召故其入人也速而感人也深子春見海水而歎成連之移情雍門子見而孟嘗嗚咽憂歎淫泆其感動于不自知者殆眞有得于詩之道者歟今之言詩者不然高才之士屏棄成法譬之御舍銜策以事馳騁而不知泛駕之覆轍矯之者模仿形似往往移置甲乙而不知爲何人之詩兩者其失不同而要之皆失其己之性情

而不求乎詩之本其甚者塗澤藻繪以取悅時人之耳目則尤詩道之厄也白湖葉君居慈水之上善治制舉文字而久困于禮部之試今年以試事來京師數過余論詩因出其所爲白湖詩稿者丐爲點定白湖之詩各體具備才甚大而無泛濫之習氣甚雄而無桀驁之概雕鏤搜抉而無斵削之痕淸淳淡泊而無寒瘦之態白湖嘗言詩之本乎性情如水之生於天忽爲呂梁之險激忽爲江漢之安流其所出者同故能湯湯而不竭若出之無本航斷港絕潢以蘄至于海必不可得白湖之言如是此則白湖之所以爲詩也余少而學詩迄于白

首所交海內士大夫言詩之家多矣議論有合有不合年垂七十淹滯都下自白湖而外其數過余論詩者無幾白湖不遇于世出其心之精者爲詩不得斤斤以古人之衣冠而貌程之遂即書余與白湖平日論詩之旨以爲白湖詩稿序白湖兼工古文辭俟其付梓當更論列而序之

葉白湖文藁序

慈谿葉君白湖能爲詩余既序其集已又裒其所爲文丐余論定而序之浙東自黃梨洲先生以湛深浩博之學發爲文章他如李杲堂及全謝山諸君子多傚之長洲王惕甫目爲甬江派其間惟慈谿姜湛園先生文尚體要魏叔子嘗謂侯朝宗肆而未醇汪鈍翁醇而未肆西溟在醇肆之間其見稱于古文名家者如是越百年而有白湖復工爲古文詞白湖之文自出機杼一本於內心之發不必同於梨洲諸公亦不必盡師湛園其平日論文欲合漢儒之訓詁宋儒之義理會而通之以期

無負于古人立言之旨操之有本而爲之甚勤文雖欲不工其可得哉顧白湖自舉于鄉屢困公車今年尚當應禮部之試其得不得未可知昔先宮諭序湛園文謂西溟嗜古近癖而不能與時文定其榮辱之數名達九重而不能與流輩爭其一日之遇其後湛園年老始登第而爲諸生時嘗膺薦舉與修明史今白湖有湛園之才與湛園之文而世無知白湖者余知白湖亦無以爲白湖地徒讀其文而爲之嘆息焉而已雖然士各有志無志之士不可與言文湛園當時雖名重公卿間而志氣骯髒輒忤時貴白湖處京師匿跡委巷不見一客無

貴游之交。而惟常過余論文。其品益高。宜其文日益工。倘世有如黎洲諸公者見之。亦當嘆賞其文。如叔子之于湛園也。

菽原堂詩序

往余在杭州查子梅史介華秋槎以謁余既而與槎客亦數爲余稱梅史詩一日梅史以詩來質風格超軼詞旨淒戾余甚愛梅史之詩而重憂其遇之窮也無何余去杭州槎客偕梅史送余錢唐江上黯然作別逾年而梅史舉於鄉又閱三四年而余來京師重與梅史握手邸舍如是者三年於玆顧吾兩人雖同居都下不數數見即見梅史亦不常爲詩無復如曩在杭州文酒之樂余嘗慕漁洋先生之官京師也時若燕臺十子爭欃門下過從觴咏皆以漁洋爲職志方今都下言詩者寥寥

翁覃溪閣學語余東鄉吳蘭雪近來詩甚少爲之亦不似向時之工余於梅史亦云然豈今之士困於旅食憔悴厄塞并不暇爲詩而有位者其力不足以振之雖欲從容文讌而不得歟然則梅史諸子皆以窮而輟詩不爲歐陽公序聖俞詩所謂窮而後工者有謂何而諸子方爲諸生時遇未始不窮而其詩顧多而且工者何也梅史嘗刻其詩曰菽原堂詩稿凡若干卷多游京師以前作各體皆妙余嘗謂浙西作者無過梅史今年秋梅史得縣令將之皖江而以詩丐余序夫余固非窮者也而年齒衰與志意摧挫發而爲詩無以異于窮者之言梅

史久窮於世而今有職事將自窮而之通意必當求序於他人之不窮者序其詩則以寵其行而余非其人也然梅史請既力而余又重愛梅史詩梅史行矣其烏可以無言

太鶴山館初藁序

青田多佳山水余所至者惟石門洞舊傳劉文成讀書處洞以瀑布爲勝峭壁鑱天巖扉中斷天紳下垂遊風曳練蕩漾空際非烟非霧瞀然而下如雷霆之震駴奔崖裂石及其既過則飛流灑雪如玉龍之飲于淵陰陽變幻莫可端倪余喟然嘆曰此天下之奇觀也乃今於子彝之詩遇之子彝生文成之鄉昔爲諸生至杭州余賞其詩時儀徵阮公芸臺方爲學使亦盛稱子彝自是子彝遂以詩名無何舉于鄉數年來余宦遊南北子彝屢困禮部之試久不相聞今年春余在京師而子彝復

以試事至報罷既得縣令子夔辭之一日者持其太鴻山館初稿丐余序則子夔十數年之詩悉萃於是子夔性情澄澹而奇逸適與其地之山水相肖而詩之孤峭絕特一如登懸崖攀絕巘聽猿鳥之夜啼而睹銀潢之下墜也石門古稱奧區祇以僻在括蒼游其地者蓋少然世固無不知有石門者子夔貌甚癯而精悍之色常露眉宇其詩激壯之處劇似文成集中作雖伏處隱約嘗爲鉅公所識今之人既皆知有子夔矣欲詩之無傳于世也得乎

徐雪廬詩序

往者阮芸臺侍郎視學浙江適余備兵杭嘉湖侍郎每得一士必以告一日謂余於武康得徐子熊飛旣而徐子持其詩來見氣格清迥超然越俗如侍郎言之不謬也無何余去浙徐子舉於鄉家貧嘗不能與禮部試余與侍郎同官京師待之不至余歸而徐子不遠四百里偕其友平湖陸子坊挐舟過余則其詩裒然成集已付剞劂矣武康多名山巖壑幽邃詩人之所托足先太常令武康時嘗刻東野集於縣齋吾鄉安光祿我素先生樂其山水之勝嘗卜築於此今求其遺跡不可得王蘭

泉司寇爲余言其地有高東井者抱不羈之才而惜其不遇早夭今有才如徐子亦僅阮侍郎及余知之而皆無以爲之地致以貧罷試然其詩具在世有讀其詩者以視東井何如耶徐子遇雖窮而所爲詩優柔平中有異乎東野牢愁之作則其他日之遇或終勝於東井諸人未可知也陸子詩尙標格有三唐之遺音余亦嘗爲序而傳之

王栁邨文藁序

余向者習爲古文辭不求人知世亦無知余者旣而人稍知之近則知之者衆且共推以爲能余不自知其果能與否而世之推余文以爲能者亦未必果知余也嘉慶八年冬余謝病家居丹徒王子栁邨過余投以文藁會余他出未見余而去久之寓書乞序書中所以推余者甚至以余文爲非世俗之文余始取栁邨文閱之知栁邨之文亦有不同於世俗者乃爲之序曰古之善言文者莫如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曾子告孟懿子以君子之道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曰辭達則雕詞曼聲與夫

艱深僻澀者。非也。曰遠鄙倍。則蕪淺陋僿。與夫畔道離經者。非也。若是者何。亦曰求其本而已。文之有本。如水之有源。源有大小。即其流亦有大小。為文而無本。猶航斷港絕潢以蘄至於海。不可得。且。夫大江之水。發源岷峨。碎崖礧滇。蒸雲霞而沃日月。亘數千里。繇揚子江以入海。此無他。源愈盛。則流愈遠也。今栁邨家京江之上。覃精六經。其為文也。操之有本。欲追古人而從之。浩乎沛乎。而不知其所止。將如大江之水。汪洋灝漾。挾眾流而東趨也。書以復於栁邨。即以為文藁序。世有知栁邨者。其以余言為何如。

陳景辰文叢序

陽羨多詩人、而以古文辭名者甚少、任王谷之文、商邱侯朝宗序之、世多不傳、陳迦陵以沉博絕麗之才、僅工駢體、儲同人畫溪兩先生並治古文、以視勺庭堯峯西溟諸君子、則尙遜之、陳子景辰、詩人也、兼工於文、覃精於史漢八家、取其神理、其文之義法、殆得諸望溪方氏、望溪論文最嚴、其言曰、言有序尤貴有物、於前明歸熙甫之文、猶未肯以有物許之、蓋望溪深於經術、講求義理、務爲明體達用之學、故其文簡質、按之確有義蘊可尋、庶幾可謂有物者矣、同時如李穆堂才情橫騖一世、

而論學則宗金谿論經濟則推荊公識者訾之望溪官侍郎嘗自惜其學之未究於用顧竊聞其陳說密微時進規益間又以其言藉手於鄂西林朱可亭二公見之施行則望溪猶未可盡謂不用也景辰早棄舉子業屏居銅官離墨闇冥冥木木耽奇嗜古是景辰之學將終身無所施於時余愛其文之工而重歎其伏處蓬藋但窮老盡氣於文字之間如任王谷諸子也

○褒忠錄序

浙江提督同安李公以嘉慶十三年冬督師追擊海賊

蔡牽於廣東黑水洋中礮殁於陣事聞

九重震悼

賜祭葬追封三等壯烈伯子世襲諡忠毅

命建祠於其鄉有司致祭並

敕督臣用所獲牽義子偽總兵蔡二來祭公梟其首墓

次凡此

國家褒忠鉅典於公爲尤隆公生平忠誠義勇實能稱

朝廷優卹之至意蓋

上之所以厚其臣與臣之所以効忠於
上者皆非偶然也公少讀書曉大義尤有志於當世之務既由宿衛列戎行雅歌投壺輒有古人之風會海上多故洊陟水師提督大小百餘戰斬獲無算功甚著蔡牽者閩賊竄海嶼四出為患有年公屢挫其鋒黑水洋之役牽僅餘三舟我兵追及幾獲牽顧公不幸以身殉論者謂公以統兵大帥不宜輕身蹈不測之淵追擊數千里遠殞厥軀不知公忼慨赴義出於天性且當日知公者惟浙撫阮公它如先後閩督多不相中公自處已難於是誓不與賊俱生以即於死公沒後不二年舟師

擊牽遂斃牽在事者王君得祿邱君良功故公所識拔裨將也不獨公之靈默默相之抑亦繇知人有素同仇之義兩君之聞於公者熟用能藉手以彰國法而慰生平未竟之志歟先是嘉慶三年公以定海鎮總兵入覲過杭州余識之比余貳刑曹嘗於

上前言公可任事不可詘不知公公女夫陳君大琮曾從公海上於公事最悉爰敬錄

御祭文以及諸家碑銘志傳裒爲一帙曰褒忠錄屬余序之夫公之本末應具

國史固不待是錄以傳而陳君親見其外舅死事之烈

思所以垂示於無窮者其用心亦良勤矣

嘉興府志序

嘉興郡守伊君輯郡志成丙序於余序曰嘉興故雄郡北控長洲南脅臨安闕吳興而扼巨海盡兩浙一門戶也其地人物蕃庶川原浩衍商賈之所轃百貨之所聚秔稌之美魚蟹之利甲他郡其俗敦禮讓說詩書自唐宋及今人材輩出見於史冊者不可勝紀可謂盛矣嘉禾有志其書最古而府志則始於明宏治中

本朝一修於袁郡守國梓再修於吳郡守永芳閱今已八十餘年雖建置沿革城池形勢無所更易而戶口田賦官師科目以次漸闢闕而弗增非所以重文獻也周

禮職方掌天下圖辨其人民財用商穀之數以周知利害而大司徒掌邦之土地別其民物佐王安擾邦國又有土訓誦訓之官春官小史外史復掌邦國四方之志自後班固有地理志范蔚宗有郡國志此方輿之記所由昉也他如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樂史太平寰宇記王存九域志等書著於經籍者甚衆余曩官京師方

詔修

大清一統志叨與編纂之役適得浙江省大府會檄十一郡志書上諸館其中淄澠互見竊以爲憾比者代匱監司每按部嘉禾與其鄉之士大夫討論及此而伊君

來與斯郡克成是書蓋由我
國家承平百數十年省繇賦屢蠲復勸農桑休養無事
生息理極浙西涵沫膏澤年穀數登萬物靡不各得其
所是以伊君於此得從容治理而郡志之成適際其盛
俾後之守斯土者覽其山川之勝因其風尚之媺導揚
聖天子之德意章志貞教宜民善俗以共成一郡之治
詎不美哉余以移官湖南將去浙未暇詳閱是書而是
書之輯余實引歸安吳孝廉蘭庭佐其役蘭庭博洽多
聞善治古文之學知必州分部居簡慎詳覈無戾乎前
人志乘之體也是爲序

重修漢中府志序

溆浦嚴君樂圃守漢中之四年輯郡志以書寓余乞爲之序余惟方域之有志所以備考覽資政治而供史氏采擇也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職方掌天下之圖凡土訓誦訓之所道者此也當是時列國皆有史以達於天子自侯國改爲郡縣而史惟王朝有之則方域之志愈重漢中府領二廳一州八縣介秦楚蜀之交山谷阻絕漢江深險南北棧道緜亘千里先是潢池不靖妖氛四起漢中適當其衝屢被鋒鏑賴我

國家聲威赫濯

天文所指蕩滌剗除而終南嶺巖邃鬱豹虎窟跡尚虞
伏莽時君方官郡司馬大府廉君才審令辦治之用是
輕騎減從深入其阻周歷所至召其衆而曉譬大義俾
屯田畊種世爲農甿永永無有他志君經濟大畧卓卓
如是
天子最其能擢守是邦蕃知君者深矣君旣莅事設兵
衛築城垣會遇歲祲山地磽确民易轉徙拊循倍難君
辛勤劬劼於文字之役宜有不暇而顧汲汲議及郡志
者豈非以漢中爲禹貢梁州之域襃斜故道武侯之所
經營數千年來關隘風俗學校田賦之屬實與郡縣之

政事相維繫囿志方域者之所當從事歟志纂自康熙三十年太守滕君某閱百二十年而君收拾散亡取而重輯之州次部居有體有要於古今形勢尤不啻聚米畫沙曩在京師余與君尚論近代作者以顧寧人郡國利病書及顧景范方輿紀要爲關係天下大計今君居官既以興利去病爲事而諸所涉歷刊有三省山內風土雜識嘗徵余序而今又得讀是志焉君向推余古文辭復以余好談經世之務深相契合余老矣伏處田廬已無用於時而君甫爲良二千石生平所學舉而措之民物者設施層洊當不獨在漢中一郡此余他日所尤

樂爲載筆者矣

無錫金匱縣志序

無錫志始自元王仁輔三修於前明惟康熙庚午志最爲善本雍正四年析無錫境設金匱縣由是華劒光徵君有金匱縣志之刻論者謂金匱所治故無錫境以志分屬金匱於例非宜乾隆庚午續修縣志仍統以無錫夫旣析縣矣存其實而沒其名論者亦病之閱嘉慶壬申余竊取舊志重加釐訂斷以乾隆庚午以後邑乘之所當補入者志成名之曰無錫金匱志夫志之體近於史史有褒貶志有進退體例所繫旣不敢巢徇其子孫之請進而誣其祖宗則一舉筆而謗即叢之嚴中允存

前庚午志引范石湖吳郡志之語以爲石湖之歿或詆志爲僞書藏於學官久而始白盡撰述之難如此然竟避謗不爲舉戸口賦役之登耗人材物產之消長任其滅沒而無由考究又豈有世道人心之責者所宜出與余少時從族父鈞儀留心文獻垂數十年於茲嘉慶庚申自浙江臬使入覲過家已約老友俞君模有重修縣志之舉無何余移官楚南俞君亦尋歿此事中輟迄今又逾十數年余以刑部侍郎謝政歸懼志之終廢也言於無錫金匱兩縣大夫始延吳江張君士元元和顧君會襄編纂之役書未成而兩君散去余以一人彙而輯

之從弟大光與司參校凡數易稾而後成余衰老廢學兩目昏瞀用心雖勤萬不敢望如康熙舊志之善而事增文損於邑中掌故或不無小補云是書開雕捐貲倡始者無錫韓侯履寵乙丑進士陝西城固人前金匱令閻侯登雲亦進士陝西鄠縣人權知縣事董侯和培舉人漢軍鑲白旗人今金匱令齊侯彥槐己巳進士安徽婺源人

續太平廣記序

子不語怪而載鬼一車其文見於大易春秋時士大夫多博物君子孔子皆與之友辨專車識羵羊載籍每樂道之左氏艷而富彭生之豕伯有之鬼晉侯之見大厲衛侯之夢渾良夫諸所紀述沾沾焉以爲近誣周秦迄乎漢魏百家雜出叢書所錄浩衍莫可涯涘以視山經齊諧殆又甚焉宋人太平廣記權輿御覽自宋以降未有作者荆溪陳子曼辰生山水奧區博聞多識家貧而性好藏書宋齊諸家無慮數百種乃彷廣記體例門次部居得若干卷曰續太平廣記蓋亦人間之稗海藝林之

秘冊矣上年冬景辰攜是書來無錫乞余序余年老目昏不能徧觀而盡讀也久之粗加繙閱諧而正俳而莊中所採拾實有足以興觀感而備諷諭與正史相發明者非僅瓌怪幽詭後攟摭之富而已景辰是書當授之梓而余先為之序吾知其必傳於後無疑也

東陽雅溪盧氏族譜序

盧氏自漢中郎將植以名儒起涿郡六朝以來最重門第崔盧李鄭謂之四姓宋學士琿提舉浙東始家台州其後自台徙居東陽之考溪又遷城東雅溪皆在有宋之世是爲東陽雅溪盧氏盧氏自遷雅溪迨今八百餘年其閒名賢輩出都憲睿以勳業顯光祿洪春忠懋懋鼎父子或建言廷杖或抗忠死節其事跡尤偉近雖科名稍閒而家風醇謹猶甲　曩余司臬浙江今戸部主事炳濤方爲諸生好學篤行余因之以識其家世既爲其尊甫春直君題雅溪圖又得想見其山川之美圖

史之樂而戸部君復持其家譜丐余為序夫譜學之難也歐陽氏蘇氏猶不免後人之訾議李延壽北史自序先世曰皐陶為堯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紂時有理徵以直道不容得罪其妻契和氏攜子利貞逃隱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改理為李儒者譏其誕妄不經吾家宗譜刱自嘉靖初年端敏公體例最嚴蓋吾秦氏自會稽遷高郵再遷而至無錫宗譜斷自始遷無錫之祖曰錫山秦氏譜其未遷無錫以前別著之曰宋元世系圖盧氏世代姚遠而其譜一以遷雅溪之後為斷亦其義矣顧念吾家世傳忠孝講禮讓唐襄文嘗誌先樂易先生

塾卧褎衣矩步恂恂然不問而知爲秦氏子弟迄於今而鬻麥之習長斯孝謹之風替高曾規矩幾於不可復覩欲如盧氏之守其先型久而不變是爲難也戶部君由翰林改官方仕於　朝顯融未艾其足爲盧氏重者當不獨以其科名也已

送費西墉冊封琉球序

嘉慶十有二年秋琉球國王表請封爵

特命編修齊君鯤爲正使而以給事中費君副之舊例

副使多簡用内閣禮部諸臣今特簡君蓋重其選也逾

年春二月君

陛辭將戒行矣先期來過余余不可無一言以贈琉球

在福建泉州東海島中明洪武中其國分爲三皆遣使

朝貢永樂中尙巴志合爲一入我

本朝歲修職貢稱恭順康熙中汪舟次檢討林石來舍

人同奉使冊封國王漁洋先生以詩贈行時鄭逆未靖

先生詩所謂見說彭湖嶼元戎佇捷勳者也余惟歌行
邁紀風土皆史官之事君由臺垣出使儀觀壯偉音吐
洪暢其平日尤能通知古今熟悉天下事故曩直機廷
屢隨廷臣有事各直省
天子早知君其同列多陟顯仕而君猶爲五品官意
朝廷獨用君方自茲始而君之足爲
朝廷用亦於是行卜之方今天下中外一家區宇敉寧
而海澨獷猂之俗偶有未馴姦民因得孽芽其間君所
至邏地方大吏出其所見當爲一一諗之并入以告於
我

后也余於齊君之行既彷漁洋體賦五言詩以贈而君
於余尤雅故用贈以文蓋不獨璽書章服騶從之盛不
足爲君榮而惟是宣布德意歌行邁紀風土如舟次諸
公爇林侈爲美談尚未足以盡君也是爲序

送王春溪歸諸城序

刑部郎王君春溪將歸諸城來過別王故山左右族代有名德春溪以名進士起家嘗令吾吳既而不樂爲外吏入貲爲員外郎需次刑部亦既有年部司無民社之責迴翔其間以資格論敘外擢郡太守内亦不失臺諫春溪既辭外就内何妨需以歲時優游以待遷擢顧亟亟告歸年未老而遽懷遂初之志何與夫人少而讀書壯而仕非以貪榮貿利也亦曰吾有志焉非仕不能行其志今世之爲外吏者惟刀筆筐篋之是急民間疾苦往往置而不問而租庸所入且多浮取于民以爲利二三

吳爲財賦重地春溪爲令于是益隱傷之矣至刑部職司讞獄才能者多以撡切見長賢者旣不甘附和而隱忍不言又非心之所安則惟有奉身而退不能行其志亦不至屈其志焉可矣春溪爲令時其治行吾不能知但聞其在新陽重修歸震川先生墓此可知其趨嚮所在而在刑部如余之迂愚時常過余邸舍談說古今往復不倦及告歸不見一人而獨過余言別此其人詎易得諸流俗歟余方閒居京師寂寥寡儔而春溪又去用是愴然乃爲文以送之

贈張鱸塘下第南歸序

曩在揚州樗園與張君鱸塘相遇於王惕甫齋中忽忽五年鱸塘以試事來京師報罷出示余所爲古文辭其持論有本末不必規橅古人而按之古人之義法靡不合者余以此求之並世之人蓋寡蓋人之精神所以不與世澌滅者爲一事必有以立其事發一言必有以立其言期于無所苟而已趨時徇俗以爲名皆苟道也然鱸塘能爲文而無所遇于世豈造物故嗇其遇而欲昌其文耶鱸塘固不以文求知而余竊慮世終無知鱸塘也於其歸作此以贈之

族父伯玉翁九十序

余年十四學爲四書文先王父命隨同族諸父兄會文於淮海祠之詠烈堂始識伯玉翁閱二年同遊鄉校吾族之與于是者四人翁之外爲族曾祖紹騫族叔汾祥而翁與余服屬最近時余年甫十六而翁已三十有二歲矣數十年來余服官中外老而歸里不獨紹騫汾祥兩翁先後徂謝而向時邑士之與余同遊鄉校者共三十人亦多化爲異物惟翁矍鑠健飯尙歸然獨存今年且九十翁少力學習舉子業累試有司不遇家貧常舋煙不繼而其中怡然其貌充然時若有以自得者爲

人樸直質無城府寡言笑年雖老褒衣矩步動必以禮字曰伯玉殆深有味乎蘧瑗寡過未能之旨而終其身於禮法中者嘗考襄公四年孫甯將逐其君瑗行從近關出時已在位爲大夫後九年孔子始生又六十餘年爲定公十四年孔子至衛始主其家計瑗已百有餘歲古來卿大夫有德位而享高年無如瑗者吾家世多耆耆翁處幽居下而期頤之壽方未有艾得毋瑗之流亞歟余年少於翁亦既七十有四自念平生鹿鹿粥粥行能無以異於常人齒髮早衰德不加進其有愧於古之君子多矣抑翁居距余家一里許每以暇日策杖過余

而余已蹣跚艱於步趨以文壽翁爲翁喜竊自笑也